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章台柳 第十五回 許虞侯計歸完璧 沙將軍疏還紫駟

話說李王孫，道裝行來，說：「俺自與韓君平相別，才是秋暮，忽已冬深，竟不知他與柳姬相會否？前日輕娥來約俺，同下山去。輕娥從舟，俺便游陸。一路來，寒威乍斂，積雪漸開，好一片清景也。輕娥行時，約在西岸相候，俺早到此，他還未來。呀，那邊有人泊舟了。」輕娥才下舟來，即遇王孫，向前稽首已畢，李王孫道：「你來了，舟中雪景好麼？」輕娥道：「夜乘剡水放輕煙，絕勝騎驢上灞橋。」李王孫道：「且喜長安城近，此時早朝初散了。俺與你各尋庵廟且住，再探韓君平事體如何。」輕娥道，正是：

一別心知兩地秋，寒鴉飛盡水悠悠。
山中舊宅無人住，來往風塵共白頭。

話說長安城中，那些伶人官妓，知道秦凱老爺們聚會，俱來伺候。老伶道：「俺們教坊人等在此，承應淄青將佐，合樂酒樓。官妓們，你們樂器齊備麼？」女妓道：「俱已完備，你們有甚好樂府麼？」伶人道：「有的是將進酒、臨高台、君馬黃、雉子璇，這都是盛世之音，軍中之樂。」女妓道：「你就做一篇將進酒看。」伶人道：「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。」女妓道：「呀，這是李太白的詩，你怎麼抄他。」又一個妓女向伶人道：「你便依本朝樂府，做一個酒樓行罷。」伶人道：「億昔洛陽董糟邱，為餘天津橋南造酒樓。」女妓道：「這也是李太白的詩，你如何又抄他。」伶人道：「咳，李太白的詩，我們便抄不得，如今人抄得李滄溟幾個字，就說做詩哩。」老伶人笑道：「這叫做『活剝杜工部，生吞李義山』。」小伶人道：「又道是，『老虎口中討脆骨，死人項下刮殘盤』。呀，遠遠的望見一簇人馬，有兩位老爺來了，我們作樂迎候。」

卻說韋巡官與韓員外，乘馬同來。韓員外道：「韋員使，俺們淄青將佐，今日合樂酒樓，與你須索走遭也。行來此間，許虞侯還不見到，且待他來者。」話猶未了，許虞侯遠遠行來。說：「且喜西征奏凱，國泰民安，聖上賜長安大酺五日。俺這將佐們，相邀合樂酒樓。迤邐行來，只見那鼓樂喧闐，煙花繚繞，是好一座酒樓也。你看他，寶閣雕闌，雲日交輝，許多佳致。」進了酒樓，見了韋韓二公，說道：「下官來遲，休得見怪。」遂各拜揖。韓員外道：「俺們先謝過聖恩，方許飲酒。」許俊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只聽樂聲齊奏。韋巡使道：「下官僭長，先把盞了。」安坐已定，又各交錯把盞。只見韓員外含淚不語。韋巡使道：「韓員外風流談笑，絕自可人，今日卻為何慘然不樂呢？」官妓們送酒。卻見韓員外仍舊停杯不飲，只帶憂感。許虞侯挺身離坐說：「俊雖不才，頗以義烈自許，倘可效用，決不辭勞。」韓員外道：「我的悲感，也只為同林宿鳥兩處分飛。」許虞侯道：「說起是尊夫人的事了。樂人們，都退去後樓聽用。」樂人妓女，俱各迴避。韓員外才說道：「不欺虞侯，向年參軍出塞，家姬柳氏，留寓京師。後因祿山兵變，削髮為尼。下官歸朝，到法靈寺尋他不遇，回至京城，東南龍首岡上，卻向車中遇見，原來落在沙府了。相約次日，通政里門，再得一面，從此訣矣。」許虞侯道：「如此小事。左右的備馬來。」眾軍應道：「曉得。」許虞侯道：「願得足下數字，以為憑信。」韓員外連忙作書一封，遞與虞侯。虞侯收好，說：「當立致之，你們且自飲酒。」只見虞侯脫了冠帶，換上戎服。韋巡使道：「好，好，腰間佩雙韃似月，坐下車馬如雲。越顯得雄威八面，卻勝他猛將千群。」虞侯上了馬，說：「俺此去非同小可也，你們準備喜筵便了。」韋巡使道：「好義氣的人，就則去也。」韓員外道：「去則去，未知他事體如何，我們到後樓待他。」正是：

青龍與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按下不題。

卻說沙吒利欲領姬妾們同去行獵，眾軍稟道：「啟老爺，到何處打圍去？」沙吒利道：「西郊外去。」只見軍校們答應一聲一擁前去。那許虞侯氣忿忿急慌慌，見他過去說：「方才見沙吒利這廝打獵去了。趁此機會，正好前去。」

卻說沙府存留軍士們，他說道：「俺老爺早間去打獵了，這位新夫人，苦不肯去，吩咐俺們把守著門。望見夫人走來也。」想柳姬心中有事，散步閒庭，也是無聊景況。垂淚說道：「俺禁鎖重門，我那百年恩愛，何日團圓。」忽見一將走來說：「報，報，將軍墜馬，勢且不救，要見夫人一面哩。」柳姬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將軍召我做什麼？」許虞侯背面，將書交於柳姬。柳姬接過看完，不覺泣下說：「我那韓郎哦。」許虞侯說：「住聲，作急的上馬去也。」遂把柳姬抱在馬上，飛奔而去。

那廂韋巡使，陪著飲酒，說：「員外放心，就有好音也。」韓員外道：「銀瓶落井，恐怕空汲哩。」正說未了，遠望見一馬，馱著佳人，飛馳前來。韓員外道：「呀，許虞侯早則來也。」虞侯走快些，一霎時到了樓邊。虞侯扶柳姬下馬，才說道：「以君之靈，幸不辱命。」柳姬見了韓生，抱頭相哭。一回。韓生拭了眼淚，向虞侯拜揖道：「多謝虞侯，下官去璧復還，破鏡再合。只是一件，沙吒利那廝恩寵殊等，立見禍生。諸公何以處之？」許虞侯道：「俺們明日，把此事啟知主帥，今晚且送韓員外夫人到館中去，叫樂人們承應備。沙吒利，沙吒利，這才子佳人直閃殺你了。我們各回，明日再作理會。」不題。

卻說沙吒利，打圍回來，方知柳夫人被人劫去。他大怒道：「石門好物不堅牢，彩雲易散琉璃脆。俺道這兩句，有個緣由。只為那章台柳，千方百計弄到府中。誰知是一位古古怪怪，不通情的小娘子，又遇著個遮遮護護不湊趣的太夫人，趁著那吉吉刮刮做冤家的王奶奶，辜負殺俺個標標緻緻慣風月的大將軍。以此吃他白白的住了幾年，昨日又被一個人輕輕的借去一用。千軍萬馬，只做飛塵。鐵壁銅牆，猶如平地。早已差沙蟲兒打聽來報，好多一會，這時想必到也。」

卻說沙蟲兒，一路上笑說道：「可笑俺老爺，平空的弄甚柳夫人到府裡，准准的寡頭醋吃了百來瓶，活活的乾想思害了十幾頓，刺刺的葡萄架倒了千數遭。枉費辛勤，沒些巴臂。近日又被個人忽的賺去，好生吃惱。著俺打聽信來，就回復他。」進的府中，說：「小的回來了。」沙吒利道：「信息如何？」沙蟲兒道：「恭喜，照舊隨著韓員外。」沙吒利道：「到俺府裡的是誰？」沙蟲兒道：「日前淄青部將，赴宴酒樓，韓員外席上說起事因，內中有一個虞侯許俊，將他手書，飛馬請去了。」沙吒利道：「他怎知在俺府裡？」沙蟲兒道：「原來那夫人出遊時，中途遇見，聞得人說，像甚麼玉合兒，從車中投與他。」沙吒利道：「他們再待怎生？」沙蟲兒道：「小人來時，他們去見侯節度，像要動本哩。」沙吒利怒道：「這廝安敢無禮。想俺在唐朝，頗叨恩寵，他怎麼。」沙蟲兒道：「且請息怒，老爺若先奏本，反惹事端。況這夫人，原是韓員外的。如今去了，只叫做物歸其主。老爺要先奏時，只說是近方曉得，送歸原夫。也道他在府數年，完名全節。若是如此，非但盛德遠傳，亦且聖心加悅，請自尊裁。」沙吒利道：「這孩子也說得是。俺向年買韓員外家的馬，喚做如意駟，一發進獻罷了。」沙蟲兒道：「這等更好，或朝廷把這馬，轉賜韓員外，他夫婦是一馬一鞍，老爺只落得見鞍思馬了。」沙吒利道：「胡說，就是這樣辦理。」不題，下回分解。